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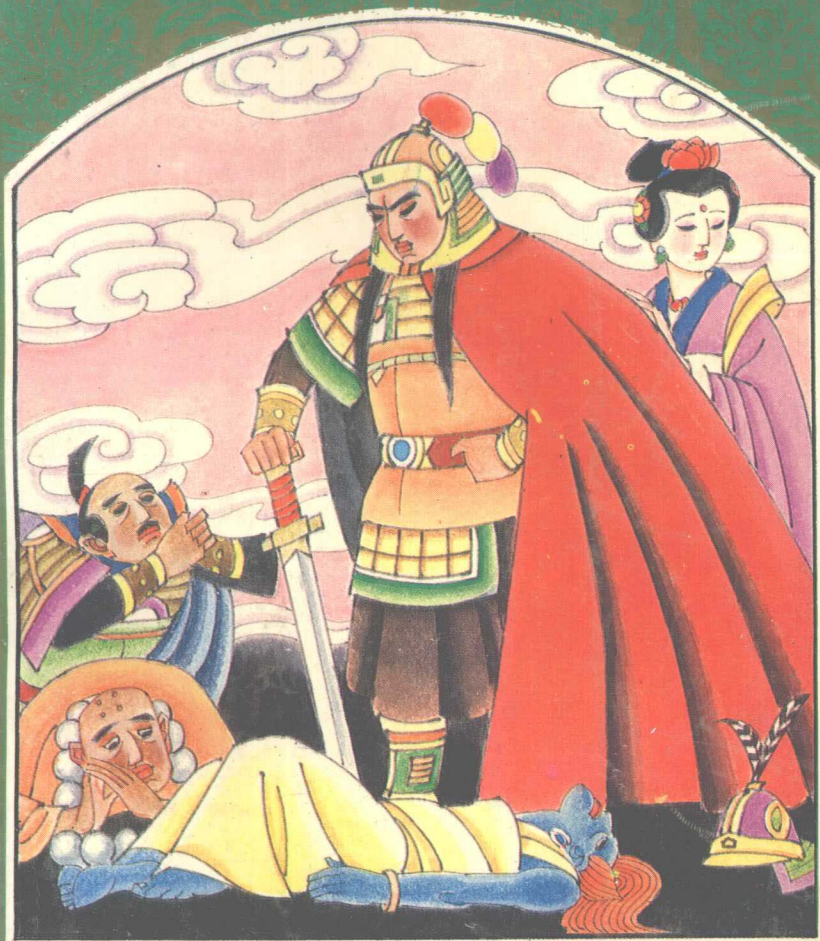
言曝叟野

[清]夏敬渠 著

下

郑言愚

校点



眞 本
言 曝 叟 野

[清] 夏敬渠 著
郑言愚 校点



(豫) 新登字 05 号

野 叟 曝 言

(清) 夏敬渠著

郑言愚校点

责任编辑: 袁 健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

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省新郑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

64.375 印张 1264 千字

1993 年 7 月第 1 版

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20000 册

ISBN 7-5348-0894-4 / I · 402 共三册 定价: 38.60 元

第一百一回 上林堡小设计

临桂县大交兵

素臣起身欲迎，鸾吹已是进房，满面泪痕。见礼过，即向水夫人道：“公公回家，说二哥明日即行，把女儿吓坏了。好交易得二哥回来，不要说久离母亲膝下，就是嫂嫂及各位妹子，别了这许多年，也该叙述一两句话，怎便无情至此？况且，初三是十恶大败日，要求母亲做主，另择一吉日。”

水夫人道：“玉佳受恩深重，君命在身，边警甚急，民命所关，刻不容缓。大小姐所言，皆私情也。以私废公，断乎不可。至择日一事，本属荒唐，因恐俗情疑忌，故老身亦当为之。然只遵王制，于时历不查看一切阴阳之书。今日之出，更非平时可比，总以速为主，吉凶非所论矣。老身方才还说大禹三过其门而不入，玉佳已多了入门一着，况肯再迟其行乎？今日欲令诸媳俱聚此室，为通宵话别之计。大小姐来得正好，可同坐一宵，以尽儿女私情也。”鸾吹恍然若失，不敢复言。

素臣方知鸾吹并无别故，遂禀水夫人道：“赤身峒之事，孩儿已略有布置，但缺爪牙耳。”因向素娥道：“恭喜得遇令兄，那也可算得一员战将。”当把会着云北之事说

知，并言虎儿将来更是跨灶。喜得素娥涕泪俱下，叮嘱至广，务必致候哥嫂。素臣应诺。复说道：“云北之外，止有干珠、萨氏、松纹等数人，不足以供驱策。儿意欲屈木四姐同行，并带张顺、锦囊、天丝、小驢前往。不知母亲意下何如？”水夫人道：“木四姐武艺既优，兼有伊、吕之志，私则为吾儿心膂，公则为国家干城，事属两善。但兵凶战危，非可勉强，须听四姐自主。张顺等即便带去可也。”难儿道：“太夫人言重，难儿受太夫人教训豢养之恩，倘有使令，汤火不辞，怎敢避难畏缩。但恐无才，不堪任使耳。”素臣大喜，起而揖谢。鸾吹及田氏等，一齐敛衽福谢。难儿回礼不迭。

素臣因从出门后说起，把往事一并重提出来。说到台湾一事，大家失色。水夫人道：“夜叉之凶恶，原有死亡时候，人熊因受其害，遂以玉佳为德，皆足鉴也。”说到福建省城，水夫人道：“处置假倭，甚得机宜。愚民无知，只可将错就错，难与分说。”说到采石，众人都骇以为奇。水夫人道：“此奇事而实常理，报施不爽，有迟速，无差忒也。”说到登州，因满屋都是女人，不便尽言，止略举一二，众人已如触臭秽，掩鼻难闻。水夫人太息道：“克念作圣，罔念作狂，上行下效，捷于影响。又全不过一长生妄念，遂至丧心如此。现在妻妾三人，初来时颇有轻狂之态，今已迥非昔比。可见原有人心，特为又全教导逼迫，日习污下耳。诗云刑于寡妻，岂非至言？”说到登州及海岛中事，水夫人道：“张顺及奚囊、锦囊等俱曾说及，未悉其详。文如刘、戴，武如玉麟、飞娘等，皆公侯之腹心干城也，足为国家称庆。赤英夫

妻天生奇体，陈渊女人天造奇冤，若入小说传奇，便认为团虚作实。岂知天地之大，何所不有耶？”

素臣问：“刘大嫂已怀身孕，不知是男是女？”璇姑道：“嫂嫂恭喜，生了侄儿。张顺送会银去，回来说的。”水夫人道：“白玉麟连生子女，红须铁丐都生了儿子，也是第二年送会银去知道的。皇甫金相生子生孙，任亲家也恭喜得子。只大小姐合他令弟，所生是女。大小姐的女儿，已许给龙儿了。”素臣笑道：“那年赌笑之事，妹子还记得否，可谓天缘。怪是东方老先生口口亲家。”因向湘灵道：“恭喜得了令弟，明日辞行，当复致贺。”

说到进京一节，水夫人道：“那年家书，及任亲母回来称述，也得其大概。却不知恩礼至于此，此旷古所无。大小姐，你说玉佳还可在家逗留吗？”鸾吹含泪答应。田氏等俱满面垂泪，感激无地。

说到辽东一节，水夫人道：“尹雄招安，方为国称庆；岂知阉人反汗，几至杀身。现复落草盘山，不知何时复得皈正耳。”素臣道：“孩儿在省中始知，将来至广，如必需群力，便连着红须铁丐等，俱要保荐赴广，戮力成功。不特尹雄，其妻卫飞霞亦将材也。”复说到入峒之事，水夫人道：“天下怎有如此怪类！那孤儿等（此处删改8字）国男女，虽有裸体，或以单布围腰，或以木叶遮蔽前后，怎这样毒蟒竟至寸丝不挂。廋弥六女淫荡无忌，岑啞、吕虎丧心易内，此等人岂成得事来？但毒蟒等凶恶如此，广西百姓受害必惨，汝去当迅速扫除。如必须群策群力，即把数年来结识这些武勇，尽数招集，并力奏功，不可玩日持久，致残民命也。”素臣顿首受海。

末后说到楚府养病，水夫人道：“郡主何人，加恩若此。必当询其位号，力图报答。倘有所求，虽捐糜顶踵，不可惜也。”田氏道：“衣不解带，目不交睫，妾身与诸妹之事累及郡主，且至经年，真粉骨难酬此恩耳。”璇姑等俱感激垂涕，恨不得身生两翅，飞至郡主面前，百拜叩谢。难儿道：“奴至广西，托赖洪福，得奏凯回来，必要至长沙，代各位叩谢。”鸾吹道：“二哥临刑，非女神童不能救。二哥临危，非郡主不能生。而二人皆出于楚府，即楚王之待二哥，亦可谓国土之知，骨肉之爱。二哥功成，必膺显擢。楚王若有孙儿孙女，嫂嫂们更得侄女，当世为婚姻，以酬其德。”秋香接口道：“大小姐这话是真。郡主是个女人，有甚事要求老爷，定是要嫁与老爷，故尽心尽力的伏侍。郡主嫁来，亲上加亲，也就好算报得王府之恩，岂不是真？”水夫人怒道：“休得胡说！”把秋香喝退。谈说已久，不觉鸡声已唱三遍，天色微明，忙令难儿准备行装。

素臣道：“靳监势必断绝粮草，儿意当把藏银带去，随便收买补饷，以足军实。”水夫人道：“逆阉不止绝饷，兼必克兵，东阿兵将，当悉致之。”素臣道：“孩儿之意，亦是如此。”因吩咐多雇车辆，装了十万两银子，令难儿率领张顺等婢仆，及韦、吉、易三人护送，打着赴广征讨的旗号，按站而行。自己一人一骑，先至宾州，察探贼势。当即饱餐，别过合家，进城拜贺辞行。从监中提出韦杰等三人，吩咐俟家将入城，即随同赴广。自己只身上路，仍由黄马做主，不走省城，从梧、浔二府，倒抄入宾州来，真至岑猛土堡。见堡内虽有兵将守把，却

没有贼兵。素臣近前叫关，守关头目问明，领入大寨。松纹赶出叩见，说：“天幸老爷降临，若再迟几日，便不得见老爷了。”素臣道：“堡外并无敌兵，何作如此张智？”松纹道：“贼人已破柳州，要拔省城。岑啞献计，须剿灭了迁江、上林两处土堡，没有内顾之忧，再去攻拔省城。毒蟒听从，不日就有大兵来哩。”素臣道：“这几时峒中信息可通？葵花峒四大户，辟邪峒开星、干珠，现作何状？”松纹道：“辟邪、葵花两峒，俱因老爷未到，不敢轻发。闻神猿说，老爷只在早晚降临，故各按兵而待。如今老爷既来，只求发令，便可去通知他两峒了。”素臣点点头。

娇凤从帐后出见，素臣看时，已长成一个女儿身分，不是从前孩子模样了。须臾，羊运、岑猛、宦应龙、解翠莲、金砚陆续都到，无不欢天喜地，磕头如捣。金砚道：“老爷行后，小的随后即至浮梁山，知处女不肯开方，吓得要死，又知被关上拿获，县官弃职同逃，便一路追赶下去，直至江西，没有踪迹。宦嫂子因小的不回，也同宦哥根寻下去，在广遍访无踪，大家着急非常。小的重复找转峒去，沈爷说并未回来。复找至虺弥峒，潜至官馆及吕虎家中，又找至辟邪峒开星家，俱没踪影。复弄进天阙山去，神猿说：‘现在一大人家养病，三年后方得相见。’小的问那大人姓名住址，他说：‘过后自知，此时说也无益。’小的们心略安些，却疑影至今。不意今日果得复见老爷。”

素臣把在王府养病，奉旨招安乱民，现奉征广之事说知，岑猛等俱大喜。应龙道：“小的夫妇在广东遍寻文

爷不见，复到此地问信。金兄弟述知神猿之言，大家半信半疑的守等。去年秋间，岑啞起事，小人夫妇到这里帮助二舅，元哥夫妻到迁江去帮助大舅，金兄弟两处通信。因文爷吩咐过，俱没有战，只把强弓硬弩、擂木炮石攻打，也伤了他好些兵将。”岑猛道：“不出大老爷所料，毒蟒专力去攻城掠地，只着偏将前来，凭小婿、小女及宦家哥嫂本事，直可杀他片甲不回。因守大老爷临行号令，也怕杀恼了他惹动大兵，故此未与打仗。如今逆侄献计，要先除后患，然后进兵。卑职们正在惊惧，却得大老爷降临，真是五行有救。”素臣道：“如今速着探子，往探贼人，于何日发兵，何日到此，系何人主兵，有多少兵马，前来报闻。我即修书，拨人至葵花峒，通知云北及四大户，叫他转通辟邪峒，各依密计而行。金砚可连夜赶回东阿，把山庄内人马尽数发来助战，家眷俱搬至零陵驻扎。尽着山庄积蓄，收买米豆，积贮零陵，以足军需。你便进京，探听靳直举动。若反形已露，便如飞回来报信。宦哥、宦嫂、松纹、娇凤，每日操演军士，准备厮杀。迁江及葵花等峒内，多差探卒，务使声息相闻。更须密令军将，至交战劫营时，有口喊鸡字者，不许杀伤，活擒候令。”岑猛等俱高声应诺，各人依令而行。

隔了几日，探子来报：“四毒蟒夫妇，领一千兵，去攻迁江土堡。五毒蟒夫妇，领一千兵，来攻上林土堡。岑啞领一千兵，随后接应。于本月初十日出兵，十五日前后到境。”素臣忙写书，差人往右江、苍梧两道衙门投递，令其发兵赴临桂县，守住天关，与桂林城中犄角。

弟不日到关，戮力破贼。一面将土堡前掘了陷坑，上排长木，搭盖芦席，铺好泥土。长木根上俱用巨索穿扣，选有力之士，十人共挽一索，俟本堡兵入，即挽抽长木。堡上堆积巨石，一俟贼落陷坑，即行下石。复密书知会迁江，授与此计。到十四这日，贼兵已驻深坑，离堡只三十里。素臣派翠莲、娇凤，领二百女兵，见头阵。宦应龙、羊运领二百男兵，见二阵。松纹领百名步兵，见三阵。都授与密计。

十五日清晨，五毒蟒夫妇接着堡兵，见翠莲等兵少，旗甲不整，大笑道：“这更不如思恩、庆远等处士兵，也来讨死。”挥兵直上。翠莲、娇凤一则受了密计，二则见不惯赤体之人，发声喊，领着女兵，都掩面而跑，落荒四散。男毒蟒要去追拿，女毒蟒止住道：“攻破土堡，捉住男人，怕这婆娘不来投降。”走上数里，男兵已到，毒蟒看着大笑，挥兵直上。只一冲，早把羊、宦二人的兵，冲得四分五落，纷纷逃避。男毒蟒本要追杀，却见那些兵将，都丢弃马匹，爬山越涧，各自逃生，不知道追那一个的好，倒弄得没了主意。女毒蟒道：“这样无纪之师！眼见得土堡一攻即破，快杀上前，不耽搁。”男毒蟒道：“留着这些兵，在我们背后，便攻堡也不放心。”女毒蟒道：“这等兵虽八面埋伏，何足惧哉！我们破的三府，那一处是杀尽了背后的兵来？”男毒蟒自出兵以来，所向披靡，战无不胜，遂也放心，直杀至堡。堡门开处，松纹领百名兵杀出。男毒蟒一马当先，松纹抖擞精神，奋力交战。未及十合，气力不加，一百名兵齐上。女毒蟒挥刀接应，松纹与兵卒俱忘命死战。

毒蟒暗忖，这还算得兵将！各奋神威，杀得松纹丢盔散发，伏鞍而逃。一百名兵争先夺门，哭声鼎沸。两毒蟒拍马先进，招呼后兵，克期破堡。堡内伏兵，一候松纹等进堡，即并力抽去长木，把两毒蟒及随后兵将俱陷入坑中，纷纷乱石滚击下去，登时填成平地。堡内精兵杀出，贼兵胆落，争先逃走。素臣、松纹从后追杀，应龙、羊运在前截住，一面攻击，一面招降。着刀的血肉俱飞，着锤的筋骨皆断，喊降的纷纷投仗，逃脱不多几个，都纳命翠莲、娇凤之手。

降兵内，有口喊鸡字之人，解上帐来。素臣看是奚勤，命去其缚，给与衣甲。问其在峒之事，奚勤道：“小的夫妇，俱被毒蟒收用，宠爱异常。老爷所赏丸药，将及用完。妻子已熬不过，失阴而死。小的正在害怕，天幸这一战，都纳了命。”素臣道：“毒蟒有无忌畏之物，快些说来！”奚勤道：“毒蟒所忌，是红色绸彩，见着眼就昏花。复畏毛竹签刺，若刺入鳞缝中，便流脓血。所最怕的是桐油，鳞甲上若滴上桐油，登时便要溃烂。其余刀箭矢石，俱不畏惧。”素臣大喜。因问：“岑啞领兵后应，现在何处？”奚勤道：“岑啞领五百兵，接应五毒蟒。吕虎领五百兵，接应四毒蟒。前日到迁江、上林分界地，方才把兵分开的。今日敢就驻扎深坑地方。”素臣吩咐，在死人身，剥下头箍、鼻环、腰绦，令堡兵赤身装束，夹和着投降的贼兵，各赏酒饭，着奚勤统领前去，如此如此。命松纹、宦应龙夫妇，领五百精兵，随后乘夜袭营。素臣自领五百精兵接应。

奚勤仍脱去衣甲，率领各兵，走至十余里外，撞遇

岑啞探卒，將戰敗事告知，一同回營。岑啞見是奚勤領來赤身土兵，更無疑忌。但听五毒蟒夫婦俱死于陷坑，吓得魂飛膽散。忙傳令合營軍士，俱不可解甲，以防乘勝劫營。降兵是傷弓之鳥，且兩主俱死，向受奚勤的約束，不受岑啞鈐制，又被堡兵監住，不敢漏信。初更以後，一聲炮響，松紋夫婦從左吶喊，應龍夫婦從右吶喊，鼓聲震地。奚勤及堡兵俱在營內發動，喊殺連天。岑啞見不是頭勢，領着敢死親軍，拚命殺條血路，落荒而走。到得素臣兵來，賊兵逃者逃，降者降，死者死，已不須接應。是夜就扎營深坑。

次日黎明，探子來報：“迂江縣土堡，也掘陷坑，把四毒蟒夫婦坑死。賊兵十停中逃去兩停，呂虎連夜逃回。”須臾，又有探子來報：“葵花峒四大戶起義，將岑啞派去的峒長及兵將殺死，現在守住峒口，阻絕廐彌、赤身兩處軍報。辟邪峒開星、干珠起義，將毒蟒派的峒長兵將亦俱殺死。開星現守峒城，干珠現在攻破大鵬，去攻打孔雀、赤身。廐彌峒見辟邪、葵花起義，合峒起義，殺了岑、呂兩家家眷并守峒兵將。現請封斗去權主峒事，料理城守。”素臣大喜過望，吩咐松紋等：“令迂江、上林兩處操練兵卒，堅守土堡，我連夜至桂林出兵。賊人經此大創，巢穴已破，又要與官軍拒敵，沒功夫再來攻堡。待我得勝，你等兩處合兵，截其歸路，可擒則擒，不可擒則縱。縱而并力追之，使其狼狽而歸，可也。”松紋等歡喜听令，復令宦應龍往報封斗，密囑如此如此。囑畢上马，徑望桂林而來。

十七日已到軍營，王恕、馬文升接着，各致聞名相

思之意。素臣复谢王恕释放之恩，王恕归之屈明。素臣道：“屈兄弃官，由秉吾兄之教，何敢饮流而忘其源。”复谢两人保奏之意。文升道：“毒蟒大憨，非元帅不能平。为国家及民命起见，非为元帅也。但毒蟒已极凶猛，兼得岑啞狡谋，更有妖人助逆。而抚镇因有主使，事多掣肘，遗艰投大。本道等深抱不安，何敢当谢。”素臣道：“毒蟒归路已阻，岑啞巢穴已倾，而四五毒蟒夫妇已毙命于迁江、上林之土堡，彼中闻之，宜必胆落。白请竭其愚忱，以靖国难，以慰知己，可也。”因把两处战胜及各峒起义之事说知。王恕等大喜道：“我等只望元帅自东而来，岂知己先至西边，成此大功。虽疾雷之震聒，大风之振落，神速不过如此。本道等杞忧可尽释矣。桂林府城，现系参将林士豪守御。本道等当立刻知会，克日出兵。”素臣道：“林士豪系得罪之人，是几时起复的？”文升道：“逆民作乱，靳监还认是前番小丑，令心腹将士前来征剿。欲俟得胜，即不次升拔，分布各省险要处所，以济逆谋。谁知屡次大败，杀剩的都鼠窜回京。才复了士豪的原职，戴罪立功。”

素臣问及屈明，王恕道：“屈明颇知军事，本道密带在营。”素臣慌忙请见，竭诚叩谢。命取冠带，置为参谋。军中酒席已备，素臣、伯明各换冠服，入席筵宴。席间讲起朝事，方知山东民变，已复了皇甫毓昆之职，前去安抚。倭夷入掠，已准浙闽总督保荐，着福建参将赛吕、浙江参将蔡大勇，合兵会剿。素臣道：“山东之乱，本为拿问白祥而起。今得皇甫兄往抚，即日可定。蔡大勇未悉其人，与赛飞熊同举，想来亦是将才，倭乱

大约可平矣。”

次日黎明，士豪到营参谒，寒温过，即上台点阅兵将，见止有一千余兵，尚多老弱。问右江镇何以不至，怎不挑拨精兵。文升道：“这还是本道及苍梧两处各挑了三百名兵，右江镇郎总兵只发五百名老弱军士。几次申文抚台，请饷俱批，现在严檄催提，并无粒米拨发。也是两本道便宜调拨，属邑常平，先行接济的。”素臣道：“这俱受了靳直主使，弟已早虑及此，且自由他。”因问桂林府城现有若干兵马，士豪道：“城中有三千兵，五百匹马，十余员裨将。”素臣道：“这就足用了。”吩咐多备大红绸彩，把高竿揭挂；将毛竹削成长签；截竹为筒，满贮桐油，做成唧筒，每十个军士中，夹派一个。如遇毒蟒，即以彩竿招扬，将竹签迎刺，施放唧筒。另选善于跳跃之人，充作弓手及喷筒军。一遇恶兽，即放火箭、药箭，鸣锣震慑。多取猪羊狗血，做成喷筒，以破妖法。弓手及喷筒军各二百名，另设队伍，不入大军。三日内俱要完备。士豪得令，连夜回城，操演准备。

冒神功差两员游击，来请素臣入城议事。素臣道：“现将出战，无暇进城。如有军事，请太监至营面议。”神功大怒道：“咱赐过蟒玉，又是监军。他不过五品空衔，怎反要我去见他。”游击复至营敦请，略述其意。素臣道：“他既是监军，军营在此，便应出监我军，二位为我转复。如虑贼人攻击，即俟我平贼后，相见可也。”神功一闻此言，又羞又愤，欲出则虑为贼害，无从阻挠。暗忖毒蟒凶猛，妖法利害。文白虽勇，兵疲粮乏，必败之势。当俟其败后劾之，此时且勿与斗舌也。

素臣定于二十一日出战，差人下了战书。毒蟒正得了各峒起义并两堡凶信，号哭暴跳，就要去复仇保峒。军师道：“只知文白图形缉拿，不料忽来主兵。幸其兵疲粮乏，尚可乘势取之。为今之计，须杀败文白，方可收兵。否则，前后受敌矣。”毒蟒道：“孤家兄弟三人，合军师，分兵四枝。一枝抵敌来兵，一枝护峒，两枝复仇。岑啞、吕虎败军之将，着他柳州、庆远两府去守城，何如？”军师道：“文白谋勇俱全，兼通遁法，当用全力制之。若一分兵，军心乱了，便不可知。还该俟战胜后，再议复仇救峒。”毒蟒道：“既如此，就请军师出令。”军师道：“岑峒主、吕将军依着大王令旨，分守柳、庆两城，接应粮饷，贫道与大王们领兵对敌。接战以后，出其不意，先驱兽兵蹂躏，次用法术扫荡，后请三位大王并力向前，奋勇驱杀，方获全胜。全胜以后，使他不敢正眼觑我。然后分兵回去，救峒复仇。”毒蟒依言，将岑啞遣往柳州，吕虎派往庆远。如文白兵至，坚壁勿战。俟收复各峒，攻破两堡，再与争锋。

至二十一日，两阵对圆。正在交战，忽地阵门一开，拥出虎豹犀象，张牙舞爪，飞扑过来。谁知素臣是预备下的，把旗一挥，接战将士不慌不忙，俱往两下分开。锣声震天，阵里早挤出二百名弓手，施放火箭、药箭，如飞蝗一般射去。把那些恶兽射得肉痛，烧得毛焦，个个转身飞跑，将贼兵踏死无数。军师着急，忙出阵作法，鬼兵鬼将，从空中而下。素臣看那军师，认得是道士峒元，忙把旗挥，二百喷筒军齐望空中喷血，纷纷落下，却是些纸剪成形的东西。峒元本有火焰蛇虎等

术，因被素臣破过，不敢施演。毒蟒焦躁，各奋勇杀出，素臣挥旗合阵。军士凡系执彩竿的，便举竿招扬。执竹签的，便持签戳刺。执唧筒的，便挤出桐油。六个毒蟒，猝然被彩红招乱眼目，顿被竹签乱刺，已是心慌，再被桐油挤着，登时肉鳞痛烂，那里还敢冲突，回转头来，一齐逃走。素臣挥兵追击，贼兵自相践踏，死伤无数，退有二十余里，收兵扎住。

峒元献计道：“彼兵得胜，必不设备，夜里前去劫营，便可转败为胜。”毒蟒道：“此计甚妙。但孤家被桐油伤怕，军师可拨兵去劫，并令兽兵随后接应，把他合营人马踹成肉酱，方泄孤家之恨。”峒元号令军士，人衔枚，马摘铃。到二更时分，齐至素臣行营，拨开鹿角，呐喊杀进，却是空营。只听三面炮起，鼓声震地，齐向营中杀来。峒元挥兵急退，官兵随后追杀，贼兵尽力逃奔。不一二里，却被兽兵拥上，回避不及，践踏死者不计其数。官兵齐放火箭、药箭，连人连马，射死过半。峒元领着败兵，拚命逃跑。刚要进营，营边连珠炮响，伏兵呐喊而出。贼营不知头势，竭力放箭，把败兵射死无数。及至分说明白，放进营去，伏兵追兵齐杀进营，营中雪乱。毒蟒、峒元急急弃营而逃，素臣挥兵急赶。贼人如丧家之狗，漏网之鱼，抛戈弃甲，尽力狂奔，直赶至大分驿，上了东关。守关兵将，强弓硬弩，檣木炮石，尽力打放，方才阻住追兵。是日，素臣心疑劫营，定下钩镰双刃之计，将合营军将，一半伏营旁，一半伏于贼营之旁，如贼人劫营，固中我计。如不劫营，即撤营旁之兵往劫贼营，俟贼人败逸，伏兵起击，亦足制

胜。如钩镰双刃，进退有权，伸缩俱利也。

毒蟒拊膺长叹曰：“孤等自起兵以来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而一日之内，亲军兽兵，死者过半，此天亡我也。文白用兵如神，此关料守不住，不如退入柳府，守住坚城，再做计较。”峒元已是胆落，道也只得如此，便连夜逃入柳州。素臣恐有奸计，不敢遽进，令人速探得实，然后长驱至雷塘驿扎住。土豪人见道：“柳城甚坚，兵力已乏，乞少停一二日，然后进兵。”素臣道：“本院与参谋之见亦然，今明两夜，可着人前往柳城近处，连放三炮，放毕即回。一面催赶兵粮，不可违误。”土豪得令出去。素臣至夜，上马驰至近城，候三声炮过，取出明珠，绕城走转一遭，然后回营。一连两夜如此。

至二十五日，先是本营兵到，次是难儿等押着钱粮到营，后是奚奇等一众兄弟，率领头目喽罗，并带百十辆粮车而来。素臣见兵粮已足，传令拔营，直逼府城。令土豪、韦杰、易彦领兵攻打东城，奚奇、叶豪、李全忠、张大勇攻南城，张顺、锦囊、华如虎、华如蛟攻北城，难儿、天丝、小驢攻西城。写了百十道檄文，纷纷用箭射入城中。

峒元等在内，头一夜听见炮声，守城将士来禀：“炮过后并无兵马，只有一颗珠光绕城而转，如风驰电掣一般，不知保故。”峒元道：“那便是文白元神，前来看城。”毒蟒不信。到第二夜，一齐上城守候，忽听炮声又起，大家注目而视，果见一道珠光，真如风驰电掣，绕城而转，照得城外雪亮，如同白昼。须臾，望东飞行，疾若流星，倏忽不见，唬得各人疑鬼疑神，大惊失色，毒蟒